

中央电视台新世纪巨作

太平天国

电视故事

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独家授权

文匯出版社

中央电视台
新世纪
巨作

太平天国

电视故事

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独家授权



李秀成

杨秀清

韦昌辉

慈禧太后

苏三娘

曾国藩

肃顺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太平天国/张笑天著;钟仪改编.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0.7

ISBN 7-80531-819-0

I.太... II.①张...②钟... III.故事-中国-当代

IV.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8324 号

太平天国

——电视故事

电视剧文学本作者/张笑天

改 编/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

剧照提供/中视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/陈 多 任雅君 何 璟

封面装帧/驹 尔

出 版/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

(邮政编码 200002)

总 发 行/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装订/江苏昆山亭林印刷总厂

版 次/200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50×1168 1/32

字 数/240 千

印 张/9.5(插页 2 页 剧照 736 幅)

印 数/1-20000

ISBN 7-80531-819-0/I·104

定 价:20.00 元

剧中主要人物

洪秀全：(高兰村饰)1814—1864，广东花县人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思想支柱、领导人，号称天王。

冯云山：(何湧胜饰)1822—1852，广东花县人。洪秀全的同学、得力助手，号称南王。

杨秀清：(张志忠饰)广西桂平人，很有组织才能，号称东王。

肖朝贵：(韩再峰饰)广西桂平人，洪秀全的义弟，英勇善战，号称西王。

石达开：(王诗槐饰)广西贵县人，深孚众望的读书人，号称翼王。

韦昌辉：(刘兵饰)广西桂平人，工于心计，号称北王。

傅善祥：(杨童舒饰)东王府女簿书。

洪宣娇：(王菁华饰)洪秀全之妹、肖朝贵之妻，太平天国女将。

苏三娘：(李建群饰)天地会头目，后成为太平天国女将。

林凤祥：(卢勇饰)洪秀全的爱将。

陈玉成：(黄河饰)太平天国后期首领。

李秀成：(师小红饰)太平天国将领。

曾晚妹：(金玉亭饰)太平天国女兵

程岭南：(胡天鸽饰)杨秀清最早的爱妾。

石益阳：(周迅饰)石达开的义女，太平天国女兵。

罗大纲：(于德安饰)太平军的一员骁将。

秦日纲：(林强饰)广西贵县人，太平天国后期的活跃首领。

曾国藩：(孙飞虎饰)清朝官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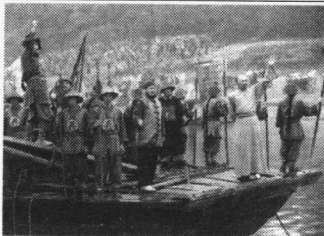
左宗棠：(刘毓滨饰)清朝官员。

李鸿章：(王举饰)清朝官员。

慈禧太后：(盖丽丽)咸丰帝妃。

第一集

鸦片战争结束，英、法、美等国分别和清政府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从此，一变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。1850年，道光皇帝去世，皇四子奕訢即位，年号咸丰。咸丰在位十一年，其统治时期内外交困，腐败黑暗，民不聊生。



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英雄们，高举反侵略、反压迫的伟大旗帜，发动了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、历时十四年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，使大清王朝遭到沉重打击。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用他们的铮铮铁骨和勇气热血，谱写了一曲曲撼天动地的壮丽悲歌，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曾经创造的一片辉煌。

广西桂平东北有条湟江，时值盛夏，往来帆影楚楚，有客船，有货船，还有捕鱼捞虾的竹篷船，江面上一片繁忙。一条尖头快船驶来，执棹的是一位三十四、五岁的青年，名叫林凤祥，同船的俊美姑娘叫洪宣娇，两人不时向过往客船兜售糖果、杂食和日用品。在往来船只中，林凤祥发现一双桅货船，挂着“大湟江巡检王”的狗牙旗，明明是载重货船，却由清兵押守。林凤祥默契地向宣娇示意，立即执棹靠上。洪宣娇来到船头，仰面向大船吆喝：“卖糖、香粉杂货啰，广州来的，便宜卖啦！”

闻声，清兵拥向左舷，有的看货，有的搭讪，有的戏谑：“妹子，人卖不卖呀？”“上来亲一口，给十个铜钱要不要呀？”林凤祥趁清兵不备，攀上货船，他要弄清这艘神秘船里到底运的是什么货。林凤祥潜入底舱，只见许多堆得高





高的木箱，上封“官盐”字样，他撬开一看，里面满是用油纸包着的鸦片。巡检王基和团练首领王作新走入船舱，巡视，林凤祥立即躲到箱子后面。王基说：“做这黑金子生意能暴富。不过要小心，这桂平一带可不太平呀。”王作新答道：“听说拜上帝会的首领叫洪秀全，专门鼓动穷人造反。”王基叮嘱道：“这黑金子的事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，否则是灭顶之灾啊！”王作新应道：“有王大人庇护，万无一失，再说我办团练也是防这一手的。”忽然，他大呼起来：“不好，这箱子怎么开了？来人呀，有人进货舱了，赶快给我搜舱！”王基也拼命叫着。清兵听到喊声，纷纷跳入货舱，在大箱间搜查。

林凤祥从木箱间突然冲出，打倒几个清兵，奋力向舱门奔去，他想必须将巡检王基私运鸦片的消息送出去。毕竟是寡不敌众，经过一番格斗，林凤祥最终被甲板上的清兵捉住。洪宣娇见林凤祥被缚，内心又怕又慌，外表却不露声色。王基吼叫：“这是个贼，靠岸后把他押到县大堂去。”王作新奸笑着说：“这个贼我认识，他叫林凤祥，做小买卖是幌子，他是专门为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吸纳教徒的，他不是真贼而是毛贼。”林凤祥扫了一眼洪宣娇，同时高喊：“真的，假不了，下手吧！”洪宣娇立刻明白了，这是林凤祥在告诉船上运的是鸦片一点儿都不假。洪宣娇立即跳上尖头小船，一扬棹，劈波斩浪而去。她要赶紧回去报信，一定要救出林凤祥。

帆篷下，王基与王作新密议。王作新说：“此人不能送衙门，万一他说出黑金子，可就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。”王基道：“是啊！还是先押到我那里，处死他，很容易。”王作新点点头。

金田村，韦昌辉家的大厅里，灯火通明，教众满座。杨秀清、韦昌辉在向教众领诵“天父赞美经”。洪宣娇向韦昌辉、杨秀清报告官绅贩卖鸦片及林凤祥被捕之事。韦昌辉说：“现在到处粮荒，饥民如潮，官绅还用存粮换鸦片，我们不能不管，走，先去秀全处商议一下。”几个首领经商议，一个救出林凤祥、揭露官绅用存粮换鸦片的周密计划产生了。

大湟江码头上，装载鸦片的双桅船缓缓靠岸。拜上帝教的人，三五成群地混在百姓堆里一起向码头云集。冯云

山、杨秀清、韦昌辉也在人群中，他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船及码头上的动静。秦日纲等人随着肖朝贵，背着一篓篓炭走了过来，他们个个是强悍强壮的烧炭工。肖朝贵悄声对冯云山说：“查实了，买鸦片的银子不够，用粮食顶，几个粮号的屯粮都拿来了，哼！不出两个月，桂平非饿死成千上万。”

王基注意到码头上的人，越聚越多。心存不安，问王作新：“都是饥民吗？要出事吧？”王作新也忧虑地说：“饥民暴动，也不是好玩的。”正在此刻，却见有几个人健步飞上跳板，向他们冲来。王基慌命清兵“拦住！”又故作镇静地问：“什么人？斗胆闯官船？！”冯云山站在跳板上，大声说：“我是拜上帝会的，我叫冯云山。”码头上的教众一齐为他呐喊助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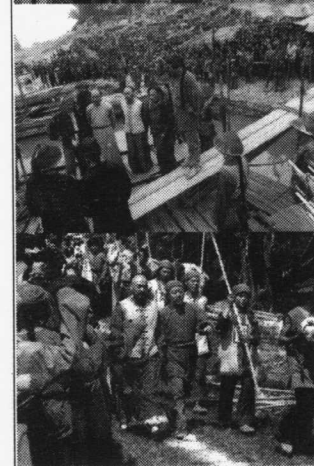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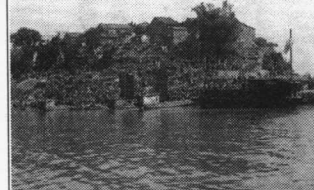
王基吼道：“拜上帝？上帝是什么？上帝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是妖教惑众！”

码头上的教徒，一听王基口出狂言，个个义愤填膺，雷鸣般地吼起来。冯云山趁势快步走上大船，责问：巡检为何无故抓人。

王基说：“放人可以，叫你们洪秀全来，我谅他不敢，只会在背后煽惑你们。”

一洪亮声音响起：“古来事业由人做，黑雾收残一鉴中。”他面孔白晰，儒雅风流，举止不凡。“我洪秀全既受上帝差遣，就是替天行道，光明磊落，何惧之有？”洪秀全在胡以晃等人的陪同下，上了货船，冯云山、杨秀清为保护教主，迅速向洪秀全靠拢。洪秀全站在船上，向人山人海的教众说：“兄弟姐妹们，普天之下皆兄弟，我洪秀全和你们在一起。”码头上，静默片刻，接着是雷鸣般的吼声。教众哗地跪下，洪秀全把手一抬，人群浮动，像大海波浪般涌向船边，争睹洪秀全风采。

王基、王作新胆战心惊，洪秀全揶揄道：“你看，这些上帝的儿女，不是同胞胜似同胞。你平白无故把林凤祥抓去，他的兄弟姐妹们能答应吗？”“不能，绝对不能！”吼声震撼着。王基还想狡辩：“洪先生，千万别误会，我王某确实没有抓你们的人。”洪秀全咄咄逼人道：“你敢让我们搜吧？”王基厉色叫：“这是官船，谁敢搜？真是反了！”洪秀全暗示道：





“这不是官船，不知为何这艘普通民船，要由巡检大人带兵护送。官兵本是维护地方安宁的，不是为你牟利谋私的！现在，你还敢说这是官船吗？”

王基心惊肉跳，与王作新两人进退维谷。这时，洪宣娇、杨秀清、肖朝贵、秦日纲等已将林凤祥抬出，众人欢呼着拥向船边。王基面如土色，王作新咬牙切齿。肖朝贵等人抬出几只大木箱，从清兵手中夺刀劈开，露出的黑乎乎的鸦片烟土，更惹起群情激愤。洪秀全对惊恐万状的王基、王作新说：“趁着饥荒年，你们官绅勾结，走私鸦片，即便依照大清的条律，这也是死罪啊！”王基、王作新见事已败露，无可挽回，便跳水逃遁。

洪秀全面对教众：“大湟江巡检勾结劣绅，违法走私鸦片，坑害百姓，他们就是上帝要我们铲除的妖魔，兄弟姐妹们，现在，开仓放粮。”教徒、饥民拥向粮船，拜上帝教的头目向大家分发粮食，饥民们流着泪，感谢上帝恩赐。众人欢腾中，一箱箱鸦片在海边焚烧。

曾家客厅里，洪秀全、冯云山有喜有忧地商议着。冯云山说：“今天这一闹，救出了林凤祥，饥民有了粮，还让拜上帝教众，看到了自己的力量。桂平、武宣等地已形成一大基地，秦日纲、林凤祥、曾九源、黄再兴、黄玉昆、曾天养也是一呼百应的人物，大家都在摩拳擦掌。”洪秀全点点头，说：“还有杨秀清、肖朝贵、石达开，他们已有万余炭工教众的规模。可以起事了。广西天高皇帝远，贫苦人多，我们一振臂，定能应者云集。”冯云山说：“那就赶快打造兵器，筹集钱粮，这是头等重要的。有了今天的事，往后官府不会对我们等闲视之了。”洪秀全说：“明天我去找罗大纲、苏三娘，他们也有数千人马，和胡有福联过手，还打过省城桂林，如果能归顺我们，那力量就更大。”

广西巡抚衙门里，县令王烈悻悻地说：“拜上帝教太嚣张了，不杀他几个，卑职无法维护治安了。”巡抚劳崇光说：“不等你抓他，人家就先告你走私鸦片，我看应先通缉王基、王作新，否则无法向朝廷交待。”王烈说：“纵容就是大祸临头。”苏崇光阴险地说：“那就先抓……”两人不约而同地说：“洪秀全、冯云山！”

白沙渡口,蒙得恩护卫洪秀全刚刚上岸。不知从何处,冒出几个艇军,按住他俩,还套上了面斗。蒙得恩大叫:“你们好大胆!”洪秀全镇定地说:“得恩,入乡随俗。”他们只觉得好似被带进山洞,一女人问:“什么人?”洪秀全说:“总得摘去蒙眼布呵!”“摘去!”洪秀全只见瑟枪林立,兵士端立两旁,一洒脱漂亮、柳眉凤目的女官坐在太师椅上。女官说:“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,洪先生请坐。”洪秀全:“这么说你是苏三娘喽!”“我?我是小喽罗谢满妹!”满妹神秘又自豪地说:“要见到我们苏三娘,准叫你倒吸一口冷气!”洪秀全不解。这时,有女官随侍的苏三娘出现在洞口,只见她红绡抹额,杏眼柳眉。紧身袄,肥裤脚,头盘大圆髻,天足踏芒鞋。俊俏中透着飒爽,很是威风。洪秀全果然倒吸一口气,再看她身后满脸胡子浓眉大眼的罗大纲,也是气度不凡。

罗大纲和苏三娘跪拜洪秀全,罗大纲说:“我们江湖闯荡七八年,如水上浮萍,入了上帝会才落叶归根,今后任由洪先生驱遣。”洪秀全连忙扶起两人道:“愿与两位畅叙同胞之情。”苏三娘说:“我们是散荡惯了的人,洪先生收我们不怕有辱圣洁?”洪秀全笑道:“说远了,我们是求之不得哟!”苏三娘说:“可你们杨秀清说我们是江洋大盗。”洪秀全大笑:“胜则王败则盗,今日为盗,他日为王,有何不可?”罗大纲说:“痛快,拿酒来,咱们歃血为盟。”“且慢!”洪秀全说,“拜上帝会是禁酒的,我们以清水洗礼。”苏三娘哈哈大笑,说:“那你不要人会了,要他戒酒,除非江河倒流。”罗大纲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每天必喝三大碗。”洪秀全说:“那你想好喽,免得日后后悔。”罗大网站起,认真地说:“大丈夫命都舍得,这酒算什么东西。”说着唰地抽出刀剃掉小手指说:“这酒我戒定了!”苏三娘心疼地嗔怪道:“瞧,他就是这么个莽汉,能为知己者死,可容不得半点猜疑。”洪秀全激动地看着两人,道:“日后我若对不起两位,你们尽可挞伐我!”罗大纲说:“何时起事?张钊、邱二嫂六股人马,包在我身上,都归洪先生节制。”苏三娘说:“急什么?先让洪先生为我们洗礼啊!”洪秀全望着俏丽动人的苏三娘,豪爽刚烈的罗大纲,脸上洋溢起欣慰的笑意。

清晨,洪秀全在白沙渡江边散步,发现石头上搭着几件





女人衣服，不由自主向江中望去，只见苏三娘潇洒自如地仰游在江面上。洪秀全暗自高兴，觉得苏三娘虽已过大好年华，但风韵犹存。正在此时，一条快船飞一样泊岸，从船上跳下了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娇，对洪秀全说：“冯先生叫桂平县抓走了。各地府也都以抗捐抗税找茬抓人，人心浮动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。杨秀清让我告诉你，千万别出头露面，乱摊子由他收拾，万一你也入了狱，群龙无首，人心更浮动了。”洪秀全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抓我？”游水的苏三娘已上了岸，风风火火地过来，说：“不能去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和大纲去救冯先生。”洪秀全笑笑，说：“现在还不到时候。”洪宣娇与苏三娘耳语后与洪秀全离去。

曾天养家的客厅里，肖朝贵、曾天养、杨秀清三人正在商讨营救冯云山的事宜。随后在杨秀清家，众人又召开会议。除了肖朝贵、韦昌辉、林凤祥、李开芳及杨秀清的族弟杨辅清、石达开也匆匆赶到。石达开看上去像个白面书生，须髭很少，有一双似笑非笑的眼睛，人称“天日凤姿，龙凤之表”，确实一表人才。杨秀清的妹妹杨云娇提了一壶水分倒给大家。肖朝贵说：“洪先生去招附罗大纲、苏三娘了。”杨秀清说：“这些江湖绿林，都是没长性的，不可靠。大家出出主意吧，宣娇去请洪先生了，咱们也不能干等啊！”韦昌辉眨着他那双神鬼莫测的小眼睛，说：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，我们连冯云山都救不出来，谁还信你的上帝？”杨秀清眯起眼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着天上的云片，一声不响，人们都望着他，等他拿主意。

忽然，有一个老太婆慌里慌张地跑到坡下，一迭声地喊着：“云娇！云娇！”

杨云娇说了声：“来了。”便溜下陡坡，跟老太太说了几句话，又跑回来，附在杨秀清耳边说了一会儿。杨秀清站起身，谁也不看地向坡下走去。路上，正撞到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人，杨关切地上前询问：“黄大哥又病重了吗？”说着脱下褂子，塞给女人让她去当掉换钱抓药，然后自己光膀子继续赶路，石达开讪笑他幸好没脱裤子，然后塞给女人一小块银子，抽回了杨的褂子。

洪秀全与洪宣娇一路来到县衙门前，洪秀全拿了一张



名刺,叫洪宣娇递给门房。门房打量他们几眼,急步跑到一个衙役旁耳语了几句,自己跑了进去。洪宣娇说:“我看你此来凶多吉少。”洪秀全说:“七年之功岂可毁于一旦?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千万叫杨秀清他们不可轻举妄动,哪怕我也身陷囹圄,也要等待时机。”

知县王烈看着名刺一惊,说:“这洪秀全来自投罗网?”刑名师爷说:“先抓了再说。”王烈眉头一皱道:“慢!来者不善,你先准备好人,在大堂见!”县大堂上,王烈拱手离座,说:“洪先生,请坐!”洪秀全说:“我是王大人的客,何故在大堂上谈话?莫非是审我?”王烈突然变脸,惊堂木重重一拍,厉声道:“你说对了。洪秀全你听着,本县正通缉你,今天算是你自首,来人啊!”堂上一呼,堂下百诺,衙役们持水火棍从两厢齐出,把洪秀全团团围住。洪秀全毫无惧色,反而大笑。王烈有点发毛,问:“你笑什么?”洪秀全说:“我笑你是个不识时务的蠢材,大祸临头尚且不知,我既敢上你的大堂,岂有胆怯之理?”王烈懵了,毕竟心里有鬼。洪秀全把一张纸从袖中抖出,说:“我是给足下送这个来的。”王烈打了个寒战,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,说:“你休想讹诈本县,这是何人敢冒本县手迹,栽赃于我?”说罢掷纸于地。洪秀全冷笑道:“足下心里最明白。你与王基、王作新官绅勾结,蔑视朝廷,走私鸦片,该当何罪?这是你命厘卡放行的亲笔信的抄本,真迹我已收妥,倘抓我,有人会拿你的手令向巡抚臬司告发的。”王烈的气焰荡然无存了,说:“好吧,请先生到本县书房,总不辱没先生了吧?”

书房里王烈边请洪秀全喝茶,边说:“先生胆子真大,尽管你百般威胁,本县仍可抓你,我能让你百口莫辩,你没想到这层?”“想到了。”洪秀全指着一条幅说:“‘天网恢恢,疏而不失’,这是老子的话,对民对官皆如此。足下替天子巡狩,头顶上不也是天网恢恢吗?”王烈被他奚落得十分狼狈。洪秀全说:“冯云山所犯何罪?还要请教。”王烈将一本小册子递给洪秀全,说:“这是在他住处查到的,一派反清逆言,我是奉劳中丞指令查办他的。”洪秀全翻翻那小册子,说:“造假,就该造得像些,连起码的上帝会的道理都不懂,居然说我洪秀全是上帝,岂不是笑话?”王烈说:“你们把西洋人





崇信的上帝搬来信，岂不是教唆民众与朝廷分庭抗礼吗？”“你未必敢把本案上报，”洪秀全仍面带笑容地说，“万一碰上有才情的上司，知道的比你多，先生岂不贻笑大方？”王烈说：“你举一二个例子我听听。”“好！”洪秀全说：“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有诗句：‘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示上帝，聿怀多福’，岂不有上帝？”王烈脸色十分难堪。这时，洪秀全起身道：“我可以把冯云山接回去了吗？”王烈两难地说：“本县要详禀劳中丞，望先生谅解。”洪秀全说：“给你三天时间，到时不放人，别怪我不讲交情。”王烈惴惴不安地问：“倘本县放了人呢？”洪秀全说：“我会派人把你的手迹送还。”王烈似乎放了心。

“用不到三天准放人。”洪秀全在回家的路上对洪宣娇说。“那太好了。”洪宣娇拍了几下巴掌，丛林中冲出一群人，为首的是罗大纲、苏三娘等。洪秀全说：“哈！你们是准备劫狱的吧？”

罗大纲说：“这是宣娇妹妹的主意。以防万一。”洪秀全笑笑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我只是舌战一腐儒罢了。”苏三娘说：“洪先生真像天神一样，逢凶化吉。”罗大纲说：“杨秀清传话说，为了安全，不让你再回金田村。”洪宣娇说：“你去花洲山人村胡以晃那里吧，那儿最安全。”

洪秀全和洪宣娇、罗大纲等人翻山越岭地赶路。洪秀全问起杨秀清在干什么。洪宣娇说：“他在降僮请神，几千教徒都去了，冯云山表哥一被抓起来，人心惶惶，想用此法稳住众人吧。”洪秀全说：“走，去看看。”赶到金田村圩场，只见数千人双手合十，屏息静听。祠堂前，杨秀清正襟危坐，双眼紧闭，浑身抖动。杨云娇在一旁以手击鼓，青烟缭绕。忽而，杨秀清如痴似傻，手舞足蹈，他大声念道：“三八二一，禾乃玉食，人坐一土，作尔民极。”忽而，他又大声称：“朕是上帝，尔等小民听着！”

教众纷纷叩头，洪秀全随之跪下，洪宣娇、石达开、韦昌辉、肖朝贵等也跪了下去。杨秀清看在眼里，跳得更欢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朕派次子洪秀全下凡，带你们营建小天堂，有他在，什么风浪都会过去，不可不听他的，违他就是背朕……”众皆高呼：“听从天父旨意……”

山路上,洪宣娇问:“哥,三八二一是什么?”洪秀全说:“这是个洪字,禾乃玉食是秀字,人生一土不是全吗?作尔民极你该懂啊!”“洪秀全为王!”洪宣娇兴奋得叫了起来。

是夜,在杨秀清的家里,洪秀全等在一起议事。杨秀清说:“桂平知县传话,明天放人,我已安排好去接冯先生。”韦昌辉说“此次多亏洪先生,只身闯公堂化险为夷。”洪秀全说:“这次拘押是个信号,说明官府已疑心我们谋反,富绅们大办团练,不也冲我们来吗?我看现在是官逼民反的时刻,我们该打造兵器,准备起事。”众人摩拳擦掌。

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门前,洪秀全和冯云山正观看洪宣娇、肖朝贵对仗:一个骑枣红马,一个骑沙青马,一个使剑,一个使流星锤,一招一式打得难解难分。冯云山忽然笑道:“肖朝贵真乃一员虎将,听晚妹说,这员虎将在宣娇面前却驯服得像猫。一物降一物啊!”洪秀全陷入了思忖。

是晚,洪宣娇在屋里一边在肖朝贵替她打的热水里泡脚,一边看林凤祥借给她的兵书。洪秀全进来打趣道:“研究兵书?看来我妹妹要当巾帼将军了。”洪宣娇说:“不成吗?梁红玉能行,我怎么不行?不信你给我支劲旅,看看我能不能斩关破阵。”洪秀全忽闻一股奇香,问:“什么香味儿?”宣娇抽出被中香袋扔到地上,说:“肖朝贵捣鬼,说什么太平香袋,我不稀罕。”于是,两人议论起肖朝贵和林凤祥来,洪秀全说:“其实,肖朝贵这样的男人不好找,外刚内柔才是好丈夫嘛。”作为哥哥,他自然关心妹妹的终身大事。而洪宣娇明白,自己不过是哥哥“江山梦”棋盘上的一粒棋子。她一脚踢翻洗脚水,伤心地跑了出去。

紫荆山山上鳞次栉比地排列着许多炭窑,满山扔着炭篓,满地是断树残桩。肖朝贵、江元拔在分发黄军衣、红头巾,吵吵嚷嚷热闹非凡。肖朝贵穿上太平军黄战袍,头扎黄绸巾,兀显勇猛气概。他听说军衣不够,便说:“那就先发黄布条,别在腰间做记号,穿军衣的像我这样穿起来。”冯云山带蒙得恩上山,问肖朝贵:“你这里有多少人马?”“能打仗的两千五百二十二人,老幼妇女三千七百多人。”肖朝贵得意地说。

“好!再给你添一个。”冯云山搂着肖朝贵,走到远离人





群的樟树下说：“我是说，给你添个媳妇。”当肖朝贵发现冯云山不像开玩笑时便问：“这是杨秀清大哥的意思？”冯云山说：“不是，是你秀全大哥的意思。”显然，洪秀全决定把洪宣娇嫁给肖朝贵，让冯云山当大媒。这意外的喜悦，把个汉子震慑住了。愣了半天，肖朝贵才说：“云山大哥，你不是骗我吧？”“婚姻大事，岂是儿戏？”肖朝贵突然向工棚跑去。然后手捧着包袱跑回来，说：“把这个给宣娇吧，算是聘礼。”冯云山打开一看，是一套沉甸甸、亮晶晶的黄金锁子甲：“稀世珍宝啊，你哪儿弄的？”肖朝贵说：“是大滕峡庙和尚送我的，据他说是位将军死后留下的，存在庙里有几百年了。”冯云山将甲衣交给蒙得恩，命他去回复秀全大哥，自己拉着肖朝贵向众人走去。

胡以晃家，肖朝贵看着院里分发武器、战袍的场面很热闹，却寻不着宣娇，便说：“好几天没见宣娇了，她好像总躲着我。”洪秀全道：“女孩子害羞嘛，要起事了，婚期先推推。”肖朝贵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洪秀全话锋一转，提到杨秀清闹天父附体的事儿，说：“我们快举义了，秀清一病，好久天父没附体传话了，如果天兄能传个旨意，对大家则是个安慰，这种附体降僮术你会吗？”肖朝贵明白洪秀全的意思了，说：“有这个必要，天父在人们心里分量很重，好多人在问天父到底让不让咱们起事？”洪秀全：“好，就让天兄给大家个回答吧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

这天，胡以晃家大院灯火通明，熊熊火把给这大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。拜上帝会的首领聚集在这里。只见肖朝贵浑身发抖，手舞足蹈，指着洪秀全问：“你是洪秀全吗？我是天兄下凡，要对尔等训话。”洪秀全连忙带头跪下。杨秀清病刚好，迟疑一阵，见冯云山等纷纷下跪，自己只好随之跪下。肖朝贵张牙舞爪地走来走去，又突然倒地，大声说：“凡天兵天将欲妖魔头，要奉天父天兄之命，奉天王大道君王全之命。”说到这里，对洪秀全说：“你知道天王大道君王全吗？”洪秀全抖抖地从怀中取出一条黄绢，上书：“天王大道君王全”七字。肖朝贵问：“此绢何来？”洪秀全恭恭敬敬地答：“那年病中，被天父接上天去，是上帝所赐。”肖朝贵问：“你见到天父了？”洪秀全答：“是，上帝头戴高边帽，身穿

黑龙袍，相貌奇伟。他说‘天下凡间，男人皆兄弟，女子皆姐妹’，派我下凡，拯救众人，共享太平，封我为‘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’，做世间真命天子，斩邪留正。”肖朝贵代天兄说：“尔言都对，切莫辜负上帝，你要带领众人，灭妖起事了，更宜谨慎。”洪秀全拜道：“一切遵天父命。”肖朝贵举起黄绢，向众人说：“这是天父手书，尔等往后都听洪秀全命令，不得有误。”众人皆应答：“尊天兄之命。”洪秀全颇感欣慰，洪宣娇不屑，起身走了。林凤祥看了她一眼。肖朝贵则剧烈抖身说：“你们好自为之，天兄我回天上去了。”冯云山将他扶起。杨秀清默默思量。

1850年11月4日，广西金田村祠堂前的圩场上，号角响彻天空。炭工、矿工、农民齐集，罗大纲、苏三娘的艇军抵达河岸，杨秀清、肖朝贵、石达开等首领聚集一齐，人山人海，气势恢宏。

杨秀清举一面杏黄大旗说：“昨晚，我做了个梦，一位真神从天边飞过，只听一声巨响，真神钻到祠堂后的草地上，不知主何吉凶。”一身戎装的杨云娇说：“这是吉兆。既是真神落地，不妨掘开看看。”人们拥向草坪，掘开肖朝贵预埋的石碑，抹去浮土，现出红黑字两行，人们议论纷纷，觉得真神。石达开大声念道：“庚戌十一，金戈铮铮，跟随我主，天国太平。今年是庚戌年，今天是十月初一，我们要拿起刀枪，跟随天王，创建天堂。”群众欢呼：“太平天国万岁！”杨秀清高呼：“从今往后，我们不打辫子，让头发披散开来！请天王大道君王全，上帝的次子和大家见面！”群众欢呼，吼声如雷。

洪秀全在冯云山、洪宣娇、林凤祥的陪同下，气宇轩昂地走上高台，洪秀全举手向欢呼的人群示意。他庄严宣布：“上帝命我下凡诛妖，满清皇帝、贪官污吏都是妖，理当诛之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再是清妖子民，我将带领你们推倒妄自尊大、欺凌百姓的满清皇帝，创建我们的人间天堂，天下穷人尽是兄弟姐妹。”肖朝贵高呼：“诛灭清妖，人间太平！”众人应和的吼声气壮山河，久久在紫荆山谷回响。





第二集

花洲，山人村，一队队太平军在列队操练喊声震天。一杆杆太平军旗高高矗立，迎风飘扬。

洪秀全、冯云山等人在议事。洪秀全问：“联络天地会的人回来了吗？”冯云山



说：“秀清认为天地会是盘散沙，联合则会坏事。”杨秀清说：“我把苏三娘、罗大纲的艇军也打乱了分到各军营里，省得将来一呼百应，反叛起来不好办。大头羊张钊就是教训。风声一紧，投了清妖，守在大湟口与我为敌。”洪秀全十分忧虑，说：“怎么把友人拒之门外？气量小了！人家带两千人马投靠我们是弃暗投明，是天父上帝感召，是我们得人心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你这样小肚鸡肠，岂不令豪杰寒心？”冯云山说：“秀清虽是好意，却伤了罗、苏两位的心，不过亡羊补牢也还来得及。”洪秀全压住火，说：“秀清，你惹出的事，你来平复，快去向他们赔礼道歉，原班人马，归他们调遣。”杨秀清不服，说：“谁爱去谁去，我反正不去，将来吃亏，自会知道我是对的。”说罢拂袖而去。冯云山说：“我去吧！”洪秀全说：“不，我去。”胡以晃说：“现在山雨欲来，你不可冒险。”洪秀全坚决道：“备马，我必须亲自去。”

洪秀全一行乘着月色策马来到团营地，听说罗、苏两人已回老窝白沙渡，便策马直追。白沙渡口，罗大纲、苏三娘的小船在月色下泊岸。他们正在感叹洪秀全是义气之人，只是杨秀清视他们为异己。这时，只听一阵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，洪秀全已策马奔来。洪秀全见到罗大纲、苏三娘，立即跳下马，身背荆条，大步走来，跪下。罗大纲、苏三娘大惊，异口同声说：“洪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洪秀

